



察合台汗国史 研究

刘迎胜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察合台汗国史研究 / 刘迎胜著.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6. 12

ISBN 7 - 5325 - 4265 - 3

I. 察... II. 刘... III. 突厥—汗国—历史—研究
IV. K28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136325 号

察合台汗国史研究

刘迎胜 著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
上 海 古 籍 出 版 社
(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 邮政编码 200020)

(1) 网址: www.guji.com.cn

(2) E-mail: guji1@guji.com.cn

(3) 易文网网址: www.ewen.cc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经销 上海颀辉印刷厂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21.75 插页 5 字数 565,000
2006 年 12 月第 1 版 200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 - 2,500

ISBN 7 - 5325 - 4265 - 3

K · 798 定价: 65.00 元

如发生质量问题, 读者可向工厂调换

引 言

一、序

察合台汗国是蒙元帝国内的一个藩国,是成吉思汗的次子察合台及其后裔在我国西北及中亚地区建立的边疆民族政权,立国于西北达一个半世纪以上。它上承西辽、哈刺汗朝,下启帖木儿帝国和明代东察合台汗国,在我国西北地区历史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与之有关的历史文献涉及汉文、波斯文、阿拉伯文、畏兀儿文和察合台文等数种东方语言文字。除了语言障碍以外,各种文字材料之间的异同之处,要求研究者运用科学方法来分析对比,这就增加了研究的困难,使得它的历史除了少数专家学者以外,长期以来鲜为人知。察合台汗国史,作为一门兼及元史、中亚史、蒙古史的学问,在历史科学中属于难度较大的课题之一。到目前为止,世界上还没有一部专门论述察合台汗国史的著作。

我1979年开始在韩儒林先生指导下从事察合台汗国研究。1983年韩儒林教授逝世后,转入翁独健先生门下,于1984年完成博士论文,次年答辩通过。1987—1988年我应德国洪堡基金会(Alexander von Humboldt stiftung)邀请,赴德国哥廷根大学突厥学和中亚学研究所(Seminar für Turkologie und Zentral Asienkunde)从事研究;1991年,我作为中国学者代表参加了在原察合台汗国所在地区的中亚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哈萨克斯坦等五国举行的

“草原丝绸之路考察”，这两次学术旅行使我有机会收集了许多有益的文献资料。本书就是在将这些新资料汇集整理以后，以原来的博士论文为基础，改写而成。

在这里我谨向内蒙古大学已故亦邻真教授、内蒙古大学周清澍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陈高华教授、周良霄教授、刘荣峻教授，北京大学张广达教授、余大钧教授，北京图书馆杨讷教授，南京大学陈得芝教授和暨南大学邱树森教授致谢。他们在此项研究中曾向我提出过许多有益的建议并提供各种帮助。同时我还应感谢王治来、陈永龄、高文德、蔡志纯和已故程溯洛先生等各位专家对我的研究所提出的宝贵意见。最后，我向我的母校南京大学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表示感谢。我自知这本书的缺陷一定不少，希望它问世以后能得到读者和国内外同行的指正。

二、察合台汗国史在中国史与蒙古史中的地位

13世纪20年代，成吉思汗西征之后，中亚成了蒙古国的一部分。大量蒙古人迁居西域。蒙古统治者在城郭农耕之地设官置守。中亚草原则成为蒙古诸王的封地。随着历史的发展，统一的蒙古国解体，出现了几个蒙古政权，即元朝、伊利汗国、钦察汗国、察合台汗国和窝阔台汗国。其中元朝皇帝被尊为宗主，称为合罕，地位最高。其余诸汗国则称为西北宗藩，地位次之，其统治者称为汗。察合台汗国由成吉思汗次子察合台的封地发展而来，其初期的历史实际上是蒙古国历史的一部分。14世纪初以后，察合台汗国吞并窝阔台汗国，统治着东到今吐鲁番盆地，西至阿姆河，北及巴尔喀什湖，南抵印度的广大中亚地区，向半独立化方向发展，但仍是元朝的宗藩之国，与元朝有极为密切的关系。因此，察合台汗国史是元朝历史的组成部分。

中国的概念，自西汉张骞通西域以来，就不再限于中原地区。从西汉到清代的两千年中，西域的历史与中原是密不可分的，西域的历史成

了中国历史的组成部分。因此,在概述中国历史时,如果忽略了西北边疆地区的人民的历史,这种叙述是绝不可能完备的。假如在两汉史的论著中忽略了张骞、班超以及西域诸国;在唐史的论著中省略了突厥、吐蕃和回鹘政权;在宋、辽、金史的论著中忽略西夏、高昌回鹘、于阗、哈刺汗朝和西辽;在清史论著中忽略准噶尔、回部等,这样的论著不能称为完善的断代史论著,因为它们没有能反映出祖国当时总的历史面貌,也不能给人们以完整的、准确的历史概念。中国的历史,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边疆地区不断得到开发和发展的历史,也是边疆人民入居汉地,参与祖国重大历史事件,与内地人民融合的历史,以及中原文化与边疆各族文化交互影响的历史。因此也可以说,中国历史是在中原汉地人民与边疆少数民族的奋斗中发展起来的。

中亚从地理位置上说,处于东、西文明之间,南亚的佛教文化和西亚的伊斯兰文化,正是通过中亚传到中国内地,并生根、发芽,成为中国文明的一部分。而汉地的生产技术、科学文化,也正是通过中亚这座地理上的桥梁,传到西方去的。

察合台汗国从金末成吉思汗建国时出现,到元末陷于分裂而衰落下去,存在时间约一个半世纪。后来其西部出现帖木儿帝国,其东部则产生东察合台汗国,由察合台的后裔继续统治。理清察合台汗国历史发展的基本线索,不仅对金史、元史、明史的研究十分重要,而且对中国史、中亚史和蒙古史也非常必要。我希望这本书,能向读者展现祖国历史长河中,察合台汗国这个片断的一些最重要的细节,并使读者认识到,察合台汗国是我国历史长链中连接古昔今朝、维系内地边疆、交通中外东西的一个极为重要的环节。

三、察合台汗国研究史

(一) 早期的西方察合台汗国研究

成吉思汗的后裔建立的几个王朝,元朝、金帐汗朝和伊利汗朝,都

留下了丰富的史料。察合台汗国的情况不同,今天能够见到的有关它的历史的各种文字的文献中,除了扎马刺·哈儿昔所著的《素刺赫字典补编》和后来的海答儿所著《拉希德史》以外^①,没有比较集中的史料。所以,几部著名的蒙古史作品,如《多桑蒙古史》和霍渥斯的《蒙古史》均无专章叙述察合台汗国史事,仅在其他章节谈到一些察合台汗国的情况。这是因为从汉文、波斯文和阿拉伯文的史料及其译文中搜检有关材料,不是一件容易的工作。就元史、蒙古史史料而言,汉文文献详于内地,略于西域;而穆斯林史料却恰恰相反。某些史料之间的歧异之处又增加了考订工作的困难。察合台汗国的史料涉及许多种文字,而实际上没有一位学者能够精通所有与察合台汗国史有关的语言。因此,了解前人在这方面的的工作,借鉴他们的成果就是十分重要的了。

19世纪,欧洲就有了一批察合台汗国史研究者。埃尔斯金(W. Erskine)是当时著名的察合汗国史专家。他曾广泛阅读了穆斯林史家的著作。1840年左右,他在对海答儿书作了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将此书由波斯文摘要译为英文,但未能出版^②。1852年,德福雷麦里(C. Defremery)将波斯文史籍宏达迷儿的《洁净园》中有关察合台汗国史的部分摘出来,并译成法文合璧刊行,题为《突厥斯坦及阿母河以北的蒙古汗史》^③。1888年,奥立弗(E. E. Oliver)发表了《察合台卯斡勒人》一文^④。作者叙述了自察合台至帖木儿兴起(14世纪60年代初)一百多年间,中亚历史的变迁。其史料,前期主要是依据多桑及玉尔的著作,

① Jamal Qarshi, Mulahaghat al - Surah, 详见本书“基本史料”一节。Mirza Muhammad Haidar - i Dughlat, Tarkh - i Rasbidi, 详见本书“基本史料”一节。

② 关于此书,见本书“基本史料”一节。

③ Histoire des Khans Mongols du Turkistan et de La Transoxiane, extraite du Habib Essier de Khondemir, traduite du Persan et accompagnée de notes, par M. C. Defremery, Paris, 1853. 关于此书详情,见本书“基本史料”一节。

④ The Chaghatai Mughals, 载《大英皇家亚洲学会学报》(The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of Great Britain Ireland), 新系列, 卷2, 第1部分(1888年1月), 页7-128. mughul 是波斯人对蒙古人的称呼。明代《回回馆杂字》与《回回馆译语》“地理门”(第91词)mughul, 旁注汉义“鞑靼”, 并汉字注音“卯斡勒”, 即此。这是迄今我所见到的波斯文蒙古人 mughul 这个词的明初汉文音译。《职方外记》音译为“莫卧尔”。

后期主要参照了海答儿书。属于作者本人研究成果的,主要有作者所掌握的察合台汗国钱币。作者还参考了马可波罗、马黎诺里、伊本拔图塔等人对中亚的记述。作者对汉文史料很不熟悉,例如将阿里不哥的名字误读为 Irkubuka。此文除了阿里不哥及海都之乱外,基本不涉及元朝的情况。奥立弗 1891 年还发表了《察合台卯斡勒人的钱币》^①。

海答儿书英译本的前言是一篇值得注意的文献^②。其中“察合台的世系”、“卯斡勒人的土地”,“卯斡勒人、突厥人和畏兀儿人”和“东部汗国”等章节研究了察合台汗国的历史(包括明代新疆的察合台后王的情况)。

总的说来,在这一时期西方的察合台汗国研究还处于初级阶段。

(二) 巴托尔德等人的工作

苏联(包括沙俄时代)的学者,对察合台汗国的历史作了许多研究,这是由于在近代历史上沙俄极力向南扩张,使其疆域的中亚部分东接我国,南邻穆斯林世界。俄国很早就有学者致力于中亚史研究。19 世纪末巴托尔德登上中亚史研究舞台后,极大地推动了俄国的察合台汗国史研究。1893 年,巴托尔德发表了《七河史》,该文于 1947 年由弗·米诺尔斯基(V. Minorsky)译成英文^③。译者评价说,巴托尔德这部早期的作品“是十分珍贵的,因为它叙述了突厥斯坦和西伯利亚西部之间地区的历史,这一历史是人们所不熟悉的”。在这篇文章里,巴托尔德介绍了与察合台汗国史有关的穆斯林史料。同一历史事件不同史料说法有矛盾的,他也一并在注解中加以注明。

1898 年,巴托尔德于圣彼得堡出版了《蒙古入侵时代的突厥斯坦,第一部分,史料》。巴托尔德为此书曾花费几年心血搜集各种波斯文、

① The Coinage of the Chaghatai Mongols, 载《孟加拉亚洲学会学报》(The Journal of the Asiatic Society of Bengal), 第 1 部分, 第 1 号, 1891 年, 页 8~16。

② 关于此书, 见本书“基本史料”一节。

③ V. Minorsky, A History of the Semirechy, 载《中亚研究四种》(Four Studies on the History of Central Asia). Vol. 来顿, 1956 年版。

阿拉伯文史籍的抄本,加以摘录。《史料》一书就是这些史料的汇集。该书自1898年出版后未重印过,所收史料大部分后来陆续有了刊本和译本。但有些重要史料,如扎马刺·哈儿昔的《素刺赫字典补编》只在《史料》中刊印过,因此该书至今仍有价值。1900年巴托尔德在圣彼得堡出版了《蒙古入侵时代的突厥斯坦》。其英译本于1928年在伦敦出版^①。除了苏联以外,在世界上英文作品的读者多于俄文作品的读者,所以英译本的影响也大于其俄文原著。英译本的出版,受到了法国著名东方学家伯希和的欢迎,他为此写了长篇评注^②。《突厥斯坦》的俄文本在1963年作为《巴托尔德全集》第1卷重版^③。值得注意的是,新俄文版多增加了一章。这是从巴托尔德遗著中发现的。这一章记述了自1227年成吉思汗逝世,至1269年海都兴起前的中亚历史。1968年出版的英译本第3版,也相应增加了这个新的由米诺尔斯基夫人译出的第5章。第5章的增补使得《突厥斯坦》成为现今察合台汗国史研究者的必读书。

巴托尔德为1913年开始出版的《伊斯兰教百科全书》(The Encyclopedia of Islam)撰写了许多条目^④。其中,与察合台汗国史有关的有“察合台”、“八剌”、“别失八里”、“阿力麻里”、“斡端”、“可失哈儿”、“朵忽剌惕”等。

1922年,巴托尔德在塔什干出版了《突厥斯坦简史》,此书1947年由米诺尔斯基译为英文^⑤。这是作者的一篇讲演摘要,内容比较通俗,史料一般不注出处。其中“成吉思汗的子孙们”、“蒙古在中亚的统治”、“察合台汗国”和“大臣专权”几章对察合台汗国史作了简述。

① Turkestan down to the Mongol Invasion. 关于英译者,见张锡彤、张广达《试论俄国东方学家瓦·弗·巴托尔德对蒙古史的研究及其〈突厥斯坦〉一书》,《元史论丛》,中华书局,1982年。

② 冯承钧汉译载《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第三编,页1~53,原文见《通报》第27卷(1930年),页12~56。

③ 以下均简称《突厥斯坦》。

④ 以上据张锡彤、张广达上引论文。

⑤ 英文题目为 A Short History of Turkestan, 载《中亚研究四题》,卷1。

1935年,巴托尔德的《中亚突厥史十二讲》德译本在柏林出版^①。这是作者在土耳其康斯坦丁堡大学中亚突厥史讲座所用的讲稿。书中第九讲“蒙古统治下的突厥斯坦、蒙古王朝(金帐汗朝)的形成”,第十讲“突厥人的政治生活以及中亚突厥化的蒙古王朝、王朝的衰落以及文化”,和第十一讲“内乱以及突厥斯坦的文化衰落、帖木儿时代、国家组织”都与察合台汗国有关^②。

巴托尔特的研究达到了很高的水平,他的成果至今还经常为西方汉学家们所引用。对我国研究者来说,他的上述著作至今也还没有失去价值。这主要是因为巴托尔特所使用的穆斯林史料中有些我国缺藏,有些由于语言上的障碍,一时还难以为学者所直接利用。巴托尔特最大的弱点是不懂汉文和蒙文。“由于未能跨越语言知识这一障碍,他不但不能直接利用蒙文、汉文史料,而且连汉文史籍中毕竟有些什么可用或该用的史料,他也有着摸不到底的苦痛。”^③

1939年,格鲁塞(Rene Grousset)出版了描述中亚游牧民族通史的著作《草原帝国》^④。该书第八章“察合台家族统治下的突厥斯坦”,主要依据多桑、巴托尔特、伯希和等人的研究成果写成;第十四章“察合台汗国的末期”概述了明代新疆的情况,可以帮助读者了解察合台国的大致历史。此书在西方十分畅销,1970年还有诺米·瓦勒福德(Nami Walford)翻译的英译本问世^⑤。

(三) 我国学者的进展

我国的察合台汗国史研究取得进步,是在19世纪以后。清末洪钧出使欧洲后著《元史译文证补》。其目录中有“察合台诸王补传”,惜有目

① 12 Vorlesungen über die Geschichte der Türken Mitteleasiens, 1984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汉译本。

② 巴托尔特并没有给他的每一讲加上标题。这些标题是德译本文字校正者泰奥多尔·闵采尔(Theodor Menzel)根据每一讲的内容加上的。

③ 见张锡彤、张广达上引论文。

④ L'empire des Steppes.

⑤ The Empire of the Steppes, A History of Central Asia. 该书现在已经出版了两种汉译本。

无书。现在所能见到的洪钧的成果,主要反映在“阿里不哥补传”、“海都补传”、“地理志西北地附录释地上”、“西域古地考三”诸卷中。洪钧的研究打开了中国学者的眼界,对中国元史学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此后国内学者参照穆斯林史料对察合台汗国史进行考订研究的人日多。

从柯劭忞的《新元史》“太祖诸子二·察合台传”看来,他用力甚勤,并利用了一些西洋学者的研究成果。由于他对史料不注出处,故后人多不将《新元史》作信史运用。与柯劭忞同时的屠寄,在《蒙兀儿史记》的“察阿歹诸王列传”和“汪古、畏兀儿二驸马传”中,比较充分地搜集了汉文史料,也运用了一些西人著述的汉译,花费了不少气力考订史料。柯、屠二氏之后掌握西方文字、了解西方学者著述的中国学者日见增多。西方学者的著述也渐为中国学者所熟悉。张星烺先生1930年出版了《中西交通史料汇编》,其中辑录了不少与察合台汗国有关的史料。1935年吴其玉发表了《东察合台汗国史略》^①,该文主要研究明代新疆情况,只在开头涉及元末的察合台后王秃忽鲁帖木儿。可惜作者未能仔细搜检汉文史料,沿袭了穆斯林史书关于脱忽鲁帖木儿是也先不花之子的误说。总的看来,当时西方的东方学已经十分发达,而我国的研究还很落后。

(四) 日本察合台汗国研究的兴起

本世纪三、四十年代,因为侵华战争的需要,日本的察合台汗国史研究一时显得颇为兴盛。佐口透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1941至1943年,他连续发表了《伊斯兰世界的察合台兀鲁思》^②,《十四世纪元朝大可汗与西方三王朝之间的相关性——从研究察合台兀鲁思史想到的》^③,《察合台及其时代(上)、(下)》,十三、十四世纪突厥斯坦史序说》^④,《蒙古

① 《大公报》,1935年9月20日。

② 《イスラム世界に於けるチガタイ・ウルス》,《史学雑誌》,52卷,1941年7月。

③ 《14世紀に於る元朝大カーンと西方三王家との連帶性につて——チャガタイ・ウルス史に寄せて》,《北亞細亞學報》,1942年,第1期。

④ 《チャガタイ・ハンとその時代(上)、(下)——13・4世紀トルクスタン史序説として——》,《東洋學報》,29卷,1942年。

人统治时代的畏兀儿斯坦》(上、下)^①,《元代塔里木盆地南方地带》^②等研究论文。这个时期佐口透的研究,是以日本东洋学研究接受欧洲学术传统,取得明显进步为背景的,但总的来说还没有脱离以汉文资料为主要史料的传统模式。

(五) 战后苏联及西方研究的恢复

战后欧洲各国相继出版了一些概述性的中亚通史、伊斯兰通史、蒙古史一类的论著。例如,威斯巴登1953年出版了西德汉堡大学近东文化研究所的蒙古学家施普勒教授(Bertold Spuler)为他本人主编的《东方学手册》写的《伊斯兰地区的历史·蒙古时代》^③,1966年又出版了施普勒为《东方学手册》这套丛书所写的《中亚史》。施普勒还出版了其他一些关于蒙古史的著作。这两部著作中都有专章概述元代西域的情况。然而这两部书不同于他的名著《蒙古人在伊朗》和《金帐汗国》,比较通俗,考证不够详密。

1969年,罕伯里(Hambly)发表了《成吉思汗的经历·处于顶点的蒙古帝国、金帐汗国和察合台汗国》一文^④。1970年出版了德国学者福赫伯为Saaculum-Weltgeschichte写的该著作集第五卷^⑤,其中包括了察合台汗国简史,比较简短。这些出版物严格来讲只是一般概述,对察合台汗国还谈不上深入的研究。

1979年比利时学者陆宽田(Luc Kwanten)出版了题为《游牧帝国:5~15世纪的中亚史》的专著^⑥,此书以相当篇幅讨论了元代中亚的情

① 《モンゴル人支配時代のウイグルスタン(上)、(下)》,《史学雑誌》,第54卷,1943年。

② 《元代のタリム南邊地帯》,《北亞細亞学报》,1943年,第2期。与佐口透相类似的还有植村清二的论文《察合台汗国の興亡(1)、(2)、(3)、(4)》,载《蒙古》,1941年,卷112~114;1942年,卷115。

③ B. Spuler, Geschichte der islamischen Länder, zweiter Abschnitt: Die Mongolenzeit, Handbuch der Orientalistik, 1953年,米顿·科隆版。此书1960年在米顿出版了英译本 The Mongol Period, Geschichte Mittelasiens, Handbuch der Orientalistik。

④ G. Hambly, The Career of Chingiz Khan, the Mongol Empire at its Zenith, the Golden Horde [and] the Chaghatai Hanate, 载《中亚》(Central Asia), 1969年,页86~139。

⑤ 1970年Freiburg版。

⑥ Imperial Nomads: History of Central Asia 500~1500, Leister大学出版社,1979年。

况,借此我们可以了解当代西方的察合台汗国史研究情况。据介绍,作者掌握了包括汉文在内的十多种语言文字。但通检全书,却可以发现,他并不注意使用第一手的汉文史料,经常不加辨析地移录前人成果。例如,他把答儿麻失里汗之即位,置于1326年,就是因袭了巴托尔德以来许多西方学者的错误说法。他非但没有去查证汉文文献的原始记载,而且连福赫伯早在1962年就已刊出的,向西方蒙元史学界介绍汉文史料中有关答儿麻失里即位于1321年的记载的论文也未检索。这些就使他的著作未能达到人们预想的水准。

在这个时期,有关中亚各个地区(如畏兀儿、不花剌、土库曼、塔吉克等地)的历史著作陆续问世,其中多数是苏联学者的作品,例如马廖夫金的《十三世纪的吐鲁番畏兀儿王国》^①;库特鲁科夫的《东突厥斯坦的蒙古国》^②;雅库鲍夫斯基与他人合著的《七—十九世纪的土库曼人及土库曼斯坦简史》^③;以及加夫洛夫的《古代塔吉克史》^④,其中第四章对察合台汗国统治下的中亚的经济、政治、文化作了细致的描述。这些研究,除去受政治观点影响的部分以外,不少是有价值的,故各国学者都十分重视。

(六) 近年国内外研究动态

近年以来,有关察合台汗国史各个专题的研究有了新的进展。一些新的学者开始崭露头角,他们除了掌握西方文字和汉文以外,常常还兼通一两种穆斯林语言,因此其论著无论在使用史料的广度还是在深度上,都超过了前辈学者。这里从代表性学者和研究专题等几个方面作简要介绍。

① А·Г·Маливкин, Уйгурское Турфанское Княжество в XIII в.,载苏联《历史、考古及人类学研究论文集》(Труды Института Истории, Археологии и этнографии),卷15,1962年。

② М·Кулюков, Монгольское Государство в Восточном Турестане,载《欧亚的鞑靼——蒙古人论文集》(Татар - монголы в Азии и Европе Сьорникстотей),莫斯科,1970年。

③ А·Ю·Якубовский (и А·Каррыев, В·Г·Мошова, А·Н·Насонов), Очерки из Истории Туркменского Народа и Туркменистана в VII—XIX вв.,阿什哈巴德(Ашхабад),1954年。

④ Б·Г·Гафуров, Таджики Древнейшая, Дрвняя и Средневековая История,莫斯科,1972年。

1. 美国学者爱尔森的研究

美国特仑敦州立学院的爱尔森博士(Allsen)的《十三世纪的元朝和吐鲁番畏兀儿》一文^①,是1978年夏向“十一—十三世纪东亚各国关系史讨论会”提交的论文。爱尔森具备研究该课题的素质。除了西欧语言文字外,他还通汉文、波斯文和俄文。他的论文除了使用一些常见史料外,还使用了哈沙尼的《完者都史》^②、木阴的《木阴历史选》等过去较为罕见的波斯文史料^③,使得他的研究与前人相较而具有新意。其文分为六个部分:“一、引言”、“二、成吉思汗与巴而术阿而忒的斤”、“三、窝阔台与蒙哥朝”、“四、忽必烈朝”、“五、东突厥斯坦的沦陷”、“六、畏兀儿人对蒙古人的义务”。

“窝阔台与蒙哥朝”一节,在讨论畏兀儿之地是否属于察合台封地时,爱尔森根据《世界征服者传》可疾维尼波斯文刊本指出,波义耳英译本《世界征服者史》上册页42~43的一段话应该译为:察合台所受份地“从畏兀儿田地之边(hudud)直至撒麻耳干和不花刺”。同书页271的一段话应译为察合台的领地“自撒麻耳干延伸至别十八里之边(kanar)”。他指出波斯文原文中的hudud和kanar这两个义为“边境”的词,在波义耳的译文中没有翻译出来。而巴托尔德在《中亚突厥史十二讲》中就将“边境”的意思译了出来^④。

爱尔森的特长在其文第五节“东突厥斯坦的沦陷”中,体现得比较明显。他根据《完者都史》中记载的都哇致察八儿的信的内容指出,在1304—1305年蒙古诸汗国约和以前,火州已为都哇所占据。他还根据《完者都史》中对于1316年元朝与也先不花战争之前,双方军队沿边驻扎情况的描述指出,这时哈迷力仍控制在元朝手中。爱尔森还根据

① Thomas T. Allsen, *The Yuan and the Uighurs of Turfan in the 13th Century*, 载《10—14世纪的中国及其四邻》(The Middle Kingdom and Its Neighbors, 10th—14th Centuries), 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

② *Tarikh-i Ujaitu*, 关于此书详见本书“基本史料”一节。

③ 关于此书详见本书“基本史料”一节。

④ 《中亚突厥史十二讲》俄文本,见《巴托尔德全集》,卷5,莫斯科,1968年,页146;参见德译本,页181;汉译本,页185。

前人对李盖提8号文献的研究指出,在畏兀儿亦都护迁居甘肃永昌后,察合台汗国在火州又立了一个亦都护。

爱尔森的研究有其不足之处。例如对于1316年元朝与也先不花的战争,他几乎没有提到汉籍中的记载(当然,这或许可以用此文是研究元与畏兀儿之间的关系来解释);他对于元朝开始直接在畏兀儿地区施行管辖的时间也断得晚了一些。但爱尔森所引用的波斯文文献,对中国学者有重要参考价值。

2. 美国学者达尔德斯和日本学者村冈仑的研究

美国学者达尔德斯的《从蒙古帝国到元王朝——帝国在蒙古和中亚统治形式的变化》^①,也是一篇有参考价值的论文。他汉文程度较好,对《元史》中与中亚有关的史料作了仔细的搜检,并注意利用元人文集中的材料。他还利用了日本学者安部健夫、羽田亨、田村实造、佐口透等人和中国学者的研究成果,加之以西方学者的研究,使其察合台汗国史的研究,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达尔德斯讨论了自成吉思汗起直到十四世纪初,中亚蒙古诸王与朝廷的关系演变,他特别对忽必烈时代元政府大力经营中亚,元朝与海都、都哇之间争夺中亚东部控制权的过程,作了认真的研究。达尔德斯认为,虽然元政府在边疆大力开展屯田,但是边疆的粮食生产,并不足以维持大量驻军的消费。元朝为了控制中亚和漠北,必须运输大量给养。由于路途遥远,元政府无力同时维持对中亚和蒙古高原这两大地区驻军的补给,结果,元朝放弃了只能通过河西走廊一线孔道输送给养的中亚东部地区,而换取了漠北的保存。漠北在政治上对元朝统治者来说,更具生死攸关的意义,而且运输也较便利。

当然,达尔德斯的论文也有明显的不足之处。他的“元朝退出中亚”的提法在概念上比较模糊。他不应忽略元朝政府在退出斡端、火

^① John W. Dardess, *From Mongol Empire to Yuan Dynasty: Changing Forms of Imperial Rule in Mongolia and Central Asia*, 载《华裔学志》(Monumenta Serica, Journal of Oriental Studies), 卷30(1972~1973), 页117~162。

州、别十八里等地后仍长期占有哈迷力一带的事实,和元仁宗延祐年间元朝军队深入中亚腹地,击败也先不花和怯别的历史。达尔德斯认为,元朝从中亚退出的时间,约在13世纪80年代,理由是,1288年以后,《元史》上很少再出现中亚的地名。其实,《元史》恰恰记载了至元三十年(1293),元朝政府授予驻守于天山南侧的将军兀浑察之子以“曲先塔林左副元帅”^①一职之事。“曲先塔林”,就是今库车附近塔里木河流域一带。但从整篇论文看,达尔德斯的研究有许多地方可供我们参考。

村冈仑的论文《昔里吉之乱》仔细研究了至元时期发生的昔里吉之乱的原因^②,分析了昔里吉集团内诸王在这场动乱中的立场和态度,以及海都和术赤系诸王与他们的关系。

3. 察合台汗国中期史研究

在近年来涌现出来的察合台汗国史研究者中,日本的加藤和秀是一位值得重视的人物。1978年,他在《足利惇氏博士喜寿纪念·东方学、印度学论集》中发表了《察合台汗国之成立》一文^③,着重讨论了海都死后,都哇扶立察八儿,向朝廷请和,并借机消灭窝阔台汗国,完成中亚政治统治一元化的过程。由于记载成吉思汗西征以后,到大德八年(1304)约80年间,中亚历史发展脉络的主要穆斯林史料,如《史集》、《世界征服者史》、《瓦萨夫史》第1卷等,已有俄、英、德等欧洲文字的译本,所以对懂得这些欧洲文字的中外学者来说,这一时期的中亚历史并不显得陌生。而《史集》纪年结束之后记载中亚历史的主要是另一些波斯史籍,加藤和秀的论文利用了这些波斯史籍,填补了研究上的空白。

① 《元史》卷一二三《拜延八都鲁传》,中华书局标点本,页3024。萧启庆先生在其《元代军事制度》(即《〈元史·兵志〉译注》,《The Military Establishment of the Yuan Dynasty》1978年,哈佛大学版)页162,注84中已对达尔德斯表示了异议,但他对“曲先塔林”的解释是错误的。

② 《シリギの乱—元初モンゴリアの争乱》,载日本龙谷大学东洋史学会《東洋史苑》第24、25号合刊,1985年。

③ 《チヤガタイ・ハン国の成立》,载《足利惇氏博士喜寿纪念,オリユント・イント学論集》,1978年。

加藤和秀的另一篇论文《怯别和牙撒兀儿——察合台汗国统治体制的确立》^①，显得作者在选题上别具匠心。作者研究14世纪上半叶，在都哇死后，其子怯别为确立都哇家族在察合台汗国内的统治权，并为完成中央集权化，与察合台的另一个后代牙撒兀儿之间的斗争过程。过去苏联学者斯特洛耶娃（Строева）、雅库鲍夫斯基（Якубовский）和彼特鲁谢夫斯基（Петршевский）曾认为，察合台汗国上层存在着两种倾向的斗争。第一种倾向代表了致力于确立中央集权制，抑制游牧贵族的分裂愿望，与伊斯兰土著文化相接近的蒙古贵族；第二种倾向代表了保持蒙古旧俗，对定居民族无限制地掠夺，反对伊斯兰化的蒙古贵族。怯别是前者的代表，牙撒兀儿是后者的代表。加藤和秀认为，上述看法是概念化的。尽管牙撒兀儿的行为体现出一些典型的游牧贵族习气，然而他是一种新型的游牧贵族，这些人作为穆斯林，表现出对伊斯兰文化的倾向性。牙撒兀儿失败的原因，在于他没有统治定居民族的政策。而怯别是一种力图理解伊斯兰文化，并采取实际步骤加强与定居民族联系的人。加藤和秀认为，随着牙撒兀儿之死，怯别在察合台汗国建立都哇家族统治的目的达到了。察合台汗国的历史进入了一个和平发展的阶段。

加藤和秀的一个突出的特点是，他很好地发挥了自己兼通多种文字的能力，大量地使用了波斯史籍，如哈沙尼的《完者都史》、哈刺非的《也里史志》以及《瓦撒夫史》、《武功记》、《木阴历史选》等，使其论文在史料的挖掘与运用上具有新意。不过，作者也暴露了自己校勘学、对音勘同知识修养不足的弱点。加藤多次提到《完者都史》中所记阿力麻里附近一个叫 Qunas 的地方。此名字应即察合台大斡耳朵忽牙思（Quyās）。Qunas 词中之鼻音 - n -，乃 Quyās 中之半元音 - y - 音点误置而成。作者不提前辈学者对这个地名的研究，径直使用 Qunas 的拼法无疑是不足取的。

^① 《クベクとヤサウルーチヤガタイ・ハン国支配体制の確立》，载《东洋史研究》，1982年，第40卷，第4号。